

调整是综合性社科期刊发展的必然选择

仲伟民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北京 100084)

学术期刊对于学术研究的作用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即期刊是为学术研究服务的,期刊理所当然应该定位于服务的角色。但是,很多期刊不甘心于此,好的学术期刊尤其想发挥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能动作用。人们时常以年鉴学派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为例,证明期刊完全可以在学术研究中起到引领作用。学术史上此类事例不少,比如中国的疑古学派与《禹贡》杂志等。但是时代已经不同,期刊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就目前中国的社科期刊而言,首先不是谋求引领学术的问题,而是迫切需要自我调整的问题,如果调整不到位,众多的社科期刊将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

目前中国学术界和期刊界的情况比较复杂。就期刊而言,期刊数量之多是空前的,这本来应该是值得庆贺的事,是学术研究繁荣的标志,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现在期刊遭致的批评很多,诸如收取版面费、变成“私家花园”、低水平重复等等⁽¹⁾。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期刊体制造成的,首先大部分期刊都是综合性的大杂烩,毫无特色可言,综合性高校学报最为典型,这是中国期刊面临的最窘迫的状况。张耀铭对此提出严厉批评,并将此类期刊的弊端归结为以下5点:(1)发行量小,某些期刊只是发表论文的平台而已,变成了评定职称、学生毕业的工具;(2)经费短缺,难以为继;(3)行政化,计划经济色彩浓;(4)“趋同化”现象,众刊一面;(5)学术腐败,制造学术泡沫⁽¹⁾。有关部门曾经试图通过改革改变这种状况,比如鼓励期刊向专业性方向发展,教育部第二批高校名刊工程就有意向专业性期刊倾斜⁽²⁾。但综合性期刊向专业性期刊转轨非常困难,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现在已经有一批高水平的专业性期刊,尤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杂志为代表,比如《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高校再办此类专业性期刊很难超越;二是高校学报创办的最初目的是为全校师生服务,而专业性期刊显然与这个服务宗旨有矛盾,只为一个专业服务显然会遭致其他专业师生的反对。地方社科院和社科联系统的杂志与此相似,都不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期刊相比。从目前情况看,让大部分综合性期刊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是不现实的。

既然综合性期刊向专业化转轨的可能性极小,而目前的状况又如此不乐观,那么应该怎么办?我认为对社科期刊进行调整和改革是唯一可行的办法,高校学报的改革更是迫在眉睫。正如姚申指出:“无论从国家宏观的文化体制改革背景

心稿日期:2007-06-22

作者简介:仲伟民(1963-),男,山东宁阳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编审。

还是从高校社会科学学报自身情况出发,高校社会科学学报尤其是高校综合性学报的改革都是势在必行。”^[2]调整的思路有两个方面。首先,从政府层面来说,目前严格控制增加新的社科期刊是可以理解的,尤其要严格控制综合性社科期刊的过多入市,前几年批准一大批学报创刊,从客观效果看是不好的,政策的制定是盲目的,因为很多学校根本不具备一定的科研实力。这些学报的问世,不是提升了学术,而是使学报的整体影响力下降。教育部名刊工程的实施,对改变学报的形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只是影响到了少数高校学报,主要是名校学报,绝大多数学报依然故我,看不出明显的变化,因为名刊工程对这些学报来说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因此,对综合性社科期刊数量的控制是必要的,不能再让一些低水平的综合性期刊入市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府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期刊产业的发展,不可再走过去“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老路。就社科学术期刊而言,政府应该鼓励专业性期刊的发展,让一些在某领域某专业有明显优势的高校或研究所创办专业性期刊,尽管这些专业性期刊暂时可能不能与社科院系统的专业性期刊抗衡,但其发展前景是不可限量的。此正可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因为欧美各著名大学的有影响的学术期刊都是专业性期刊。其次,从综合性期刊自身来说,应该谋求自我改革,不能被动应对目前的不利形势,学报尤其应该有危机意识。截止目前,全国竟然有1340余家面目相似的学报,这在全世界都是一道独特的景观。这种状况尽管是体制因素造成的,可是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以及经济、文化全球化速度的加快,我相信这种格局不可能维持太长的时间,谋求自身改革是最好的出路。现在一些综合性学术期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着手改革,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比如,《学术月刊》近两年来突出问题意识,善于抓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在学术界的影响迅速提升。《南京大学学报》多年来坚持独特的办刊风格,突出表现为不面面俱到,而是突出自己有特色的栏目,如“民国史研究”专栏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发表的文章绝不在专业期刊水平之下。《清华大学学报》自2005年下半年以来加大了改革力度,与清华大学决心振兴文科的步伐同步,该刊摒弃了“大拼盘”的做法,主要刊发人文学科的文章,力求恢复老清华的传统。以上三刊通过改革,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得到学术界的好评。

综合性社科期刊在办刊思路上也作适当调整。对此朱剑曾进行过系统思考,提出社科期刊面临十个两难选择,应该说击中了目前社科期刊诸多病根的要害之处,是我所见综论社科期刊最好的一篇论文;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从事编辑工作二十余年,能从编辑角度体察办刊的艰难和独特之处。因此,我向大家推荐这篇好文章^[3]。

编辑也是人才,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人才,这一点不仅有关部门应该有所认识,编辑自己也要有这样的自信心。关于专家办刊还是编辑办刊,学术界和期刊界已经争论了好多年。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不可一概而论。我认为,专业性期刊应该由专家来办,综合性期刊应该由编辑来办。此话可能显得有点绝对,但比较符合办刊的实际情况。不可想象,一个杂家或一个普通编辑就能办好《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同样,一个某一领域的专家,如果他对其他学科根本不感兴趣,也很难相信他能办好一份综合性社科期刊。关于后者,上海社科联从河北引进原《河北学刊》主编田卫平为《学术月刊》主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上海人才济济,找任何领域的专家都不难,可是找一个好主编却不易,找一个有创造性的好主编更难。自2005年下半年田卫平主持工作以来,《学术月刊》勇于改革,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各项统计指标都名列前茅,取得了历史性的好成绩。《学术月刊》的经验说明两个事实:其一,综合性学术期刊是有发展前途的,但前提是要有一个好主编。其二,编辑这个职业很重要,编辑也是很重要的人才,在好学者与好编辑二者当中,好编辑比好学者难求,好主编比好教授难求。判断一个好主编或好编辑的重要标准之一,是要看这个主编或编辑有没有主动策划意识,因为目前中国学术期刊近似自娱自乐的办刊模式、千刊一面的编辑思路,已经严重制约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3]。正如有学者指出:“学术期刊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不是靠几个名教授或靠金钱就能办好的。不少人终于意识到,编辑是一种特殊的人才,办好期刊需要高水平的编辑,尤其需要高水平的主编。”^[4]客观情况正是,期刊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这样有自主意识和策划意识的主编和编辑出现。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是一个编辑而妄自菲薄。如果让我在二者之中选其一的话,我情愿当一个好编辑。

学术期刊能对学术研究起到引领作用,这一点大概是公认的。比如前述《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之于年

鉴学派、《禹贡》杂志之于疑古学派等,杂志的主编和主要作者合而为一,我称之为直接引领或内部引领,这当然是理想的状况。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编辑成为专门的职业,编辑本人可能并不从事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杂志或编辑直接引领学术研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如果就此而认为杂志和编辑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杂志和编辑不仅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甚至可能起到关键性的引领作用,我将这种作用称为间接引领或外部引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原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注释规范很多,但近几年大多统一到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的规范上去了(简称为“光盘版规范”),大学学报更是整齐划一,几无例外地采纳了这个规范。开始时,不仅学者反对,编辑部亦不适应,有些学报曾极力反对;但没过几年,不仅编辑部缴械投降,很多学者投稿时也主动变为这种注释规范(目的是希望增加投稿命中率)。这样一个糟糕的规范,竟然差一点就取得了全面胜利,这真是当代中国一大怪现象。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杂志极力抵制,地方社科院和社科联系统也没有被强迫执行这样的规范。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个规范除了有利于计算机识别和统计之外,再无可取之处,不符合学术研究的规范,尤其不符合中国人文学科学术规范。秦毅对这种漠视人文科学的特点、对学术期刊完全量化管理方式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和批评:“从深层次看,极端的量化管理方式所推崇的是片面的、技术至上的工具理性。这种管理方式忽视了人文社科期刊的文体特点,它在文体规范上推行的齐一化要求虽然方便了管理者,却牺牲了作者、编者、读者的审美需求,消解了期刊的个性特色并导致千刊一面的后果。”^[5]上述批评是非常正确的。鉴于光盘版规范存在的诸多问题,《清华大学学报》自2006年开始逐渐摒弃了这个只为计算机考虑而不为读者和作者考虑的非人性化的注释规范,采取符合人文社会学科特点的注释规范,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尝试实行“一刊两制”。“一刊两制”的基本含义是,人文科学诸学科(如历史、文学、哲学等)实行页下注模式,社会科学诸学科(如法学、经济

学、社会学等)实行作者年模式。从一年多来的实际效果看,不仅作者欢迎,也给编辑工作带来了便利。我在这里想着重指出的是,任何机构,包括各种统计中心和编辑部,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学术研究,影响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而光盘版规范正是干扰正常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社科期刊,尤其是大学学报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这是我们需要检讨的。

总之,社科期刊需要反思自己的处境,正确面对诸多的复杂问题,然后作出调整,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切调整必须更加符合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符合学术规范,为作者和读者考虑,不能一味迎合统计机构的需要,计算机是为人服务的,而不应该是人为计算机服务。

注释:

- (1)有人把社科学术期刊比喻为“私家花园”,称收取版面费是普遍现象,这种观点过于绝对,背离了基本事实。参见段崇轩:《是学术平台,还是私家花园?》,《中华读书报》2005年2月9日;肖国忠:《愈演愈烈:学术期刊该不该收取版面费》,《光明日报》2006年6月13日。
- (2)第二批进入教育部名刊工程的期刊有《现代传播》和《当代经济科学》,有把高校学报引向专业化方向的意图。
- (3)朱剑提出的社科期刊面临的十个两难选择是:综合性还是专业性,全面出击还是有所取舍,开门办刊还是自我封闭,依靠专家还是编辑办刊,重选题策划还是重文字编校,匿名审稿还是编辑审稿,整齐划一还是张扬个性,重评价指标还是重独立风格,纸质版还是电子版,面向市场还是拒绝经营。参见氏著:《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参考文献:

- [1]张耀铭.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2006(2):30-31.
- [2]姚申.高校社会科学学报的发展:机遇与挑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4).
- [3]田卫平.关于学术期刊策划中的六种意识[J].江西社会科学,2005(5).
- [4]张耀铭.编辑人才流动符合市场规律[N].光明日报,2006-01-12.
- [5]秦毅,凡清.学术舞台上的另一种力量[N].光明日报,2006-04-20.